

Currents of Traditional in Chinese Medicine
孟河医学源流论

原著

德·蒋熙德

(Volker Scheid)

翻译

丁一還

顾书华

陈琳琳

苗培希

杨唐峰

丁佐泓

审校

胡鴻毅



孟河医学源流论

原著 (德) 蒋熙德 (Volker Scheid)

翻译 丁一谔 顾书华 陈琳琳

黄培希 杨唐峰 丁佐泓

审校 胡鸿毅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孟河医学源流论 / (德) 蒋熙德 (Scheid, V.) 著; 丁一谔等译.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 - 7 - 5132 - 2941 - 8

I . ①孟… II . ①蒋… ②丁… III . ①中医流派—研究 IV .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8759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5 字数 369 千字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2 - 2941 - 8

定价 4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 //e.weibo.com/cptcm](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 //zgzyycbs.tmall.com](http://zgzyycbs.tmall.com)

人类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

——费伯雄

李序

中医学发展5000年，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就曾形成黄帝岐伯学派、秦越人扁鹊学派、白氏学派等论争。他们曾以各自的医学论点，撰著《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可能此期围绕医学论理，已成三足鼎立之势。

中医学发展到宋代，医学家们尊崇后汉张仲景为医圣，仲景著作《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诸多医学家所推崇，私淑弟子们发展、注释《伤寒论》而成名者数以百计，形成了中医史上著名的伤寒学派、经方派，其影响之广之大达千余年。金元时期之四大家学派，张元素之“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刘完素“不能从寒医”，影响所及，促成了颇富生命力的时方派、温病学派。而后又产生了既尊仲景伤寒学派又崇拜温病学派而强调寒温学说之中间派，该派虽不如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影响之大，但也成为医学流派之一家。

中医学发展到近代（1840—1949），由于长江航运之昌盛，江苏武进孟河镇码头日益繁荣，孟河医学家应需亦日趋长足进步，他们的医学与卓越技术亦随之而名声远播。其各自成家的高超医疗技术，促成地方官员将他们中的佼佼者推荐给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而且同时得到地方乡绅、官员的赞赏，由于他们之中代表者诊治帝、后疾病有功，得慈禧皇太后之匾额与嘉奖，加之民众的普遍推崇，孟河中医名家此刻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如此，孟河医学必然应需向外扩展，从而发展到苏州乃至上海等地。

孟河医派走向上海，从而成为海派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深刻的影响。20世纪特别是其上半叶，孟河医生的成功对全国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孟河医派之壮大，虽然也曾有学者提及、评述，但未曾从人文学角度予以全面评估。我们还要高度赞赏一位欧洲学者通过多年系统调研所撰著成的《孟河医学源流论》一书。该书于2007年由美国西雅图出版社出版后，迅速获得欧美学者之广泛关注及高度赞誉和肯定，促成了作者学识与其中医学事业的蒸蒸日上。

《孟河医学源流论》的作者——蒋熙德博士（Dr.Volker Scheid），出生于德国一个以种植草药为主的农场主家庭。他曾游学于美国，求学于英国，获英国剑桥大学

博士学位，又于伦敦大学修学博士后。20世纪90年代，曾先后多次到中国学习中医针灸，研读中医理论、各家学说，从而获得宝贵的灵感，乃以《孟河医学源流》为题作研究，于1999年获得英国卫康基金会医学史研究中心资助。2000—2006年间，他多次较长时间在中国大江南北多个城镇，围绕孟河医派广泛地拜访学者，参阅专著和杂志，进行了很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出色地完成了课题研究。由于该书是用英文出版，国内虽然有所耳闻，但我们对作者与该书之详细内容知之不多。

孟河丁氏四世医庐，上海中医药大学内科主任医师丁一谔教授是蒋熙德博士在中国调研拜访的主要学者之一，对《孟河医学源流论》之成书多有贡献。丁教授为适应国内学者对该书的了解，通过多年的工作，将该书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译作完成后，丁教授约我为中文本写序。此刻回忆起1994年的一份编者来稿，当时我还兼任《中华医史杂志》总编，来稿作者即蒋熙德，论题为《孟河医学新探》。阅读后，我为一名西方学者能有此佳作而高兴，即予刊用。如今丁教授约我为该书写序，我当时虽然尚未看到中文本之全貌，但由于对蒋熙德博士1994年论文还有一些印象，以及耳闻该书出版在西方之反响，不顾自己已步入高龄，而且思维能力已在衰退，竟欣然答应了。为能了解该书内容与论点，提出希望丁教授将中文本清样寄我，以了解其全貌。

丁教授十分认真严谨，竟将中文本清样校阅装订成册，专程由上海亲自送到我家。当时陪同丁教授来访者，还有尊敬的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医昆仑》主编张镜源与元哲颖。我们坐下来即你一言，我一语，将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孟河学派源流、《中医昆仑·丁甘仁》以及丁甘仁影视片成功拍摄。虽然只我们四人，但议论十分热烈，相谈甚欢，不觉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随后，我即用了两周多的时间，阅读了《孟河医学源流论》中文本全书，更加深感蒋氏能获西方学术界首肯而名声大噪，实乃应得之享誉，从而加深了对作者的认识，钦佩他为了完成该项研究课题，曾访问孟河医家子嗣、传人、学生等200余人，阅读相关文献、著作、地方志、家谱等百余种，并亲临孟河流派名家之故居、坟茔、祠堂、博物馆参观访问，其言不虚。

蒋熙德教授是一位博学的汉学家、人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掌握了中医学、自称“儒医”的中医学者。他已有2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与理论修养，是很受患者喜爱的中医专家。蒋熙德博士现任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大学Integrated Health学院资深研究员、教授。我钦佩蒋熙德先生在一次英国学者们关于中医立法吵得火热的讨论中，当记者问到蒋教授的看法时，他态度严肃地强调：“21世纪是中医的世纪”，一语道破了他对中医学术的评价与对中医的深厚感情。

蒋熙德《孟河医学源流论》一书，是作者运用人文学家、汉学家、中医学者的

知识与修养，在学派、流派方面着力明显、用功深厚的大作，显然超出了国内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该书不但比较深刻地鉴赏、论述了孟河医学费、马、巢、丁各大家的种种特色，而且富有条理地分辨、梳理、解析了孟河医学各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内涵，并作了力所能及的分析、鉴别与论断。他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孟河医学流派，活生生地呈现于当今，并论述了孟河医派在上海传播而成为海派影响全国的若干脉络，给读者研读、掌握孟河医派之学术、生活、交际、传承、影响等等，提供了可贵、可信的方方面面。

《孟河医学源流论》为我们梳理了中医学海洋中一支十分重要的流派之成长、发展以及很大的作为。孟河医家继承了中医学正宗学理、脉络与光辉思想，不但与同行们相互切磋研讨，为中西医学之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与废止中医之思潮进行了有力的论争，为保护这个伟大的宝库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蒋氏紧紧抓住了孟河医学在中医学发展中之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比较重要的线索。蒋熙德博士的洋洋论述，既有其人文学者固有的理论指导，又通过封建社会末期形成的种种社会伦理、习俗、思想意识、人际关系以及落后的、进步的现象，进行了讨论、分析，并通过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论述了孟河医派各家的医者、医儒、医患以及医与社会伦理、经济、政治等相互关系，而且还涉及若干学术、医疗技术水平等，生动地描绘了孟河医派之社会地位，这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可以说蒋氏的人文学、汉学、中医学功底，将孟河医家们的生活、医疗复活了，从而给读者一种活生生的感受。作者一步一步带领读者与孟河医派人物重聚一堂，听取他们之间的对话、争论、友好交流与相互竞争……真的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该书是一部生动活泼的医史著作，更像一幅载满美妙动人景象的画卷。

关于中医走向世界，记得1985年，我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150周年大会，会后曾到波士顿、西雅图等城市访问，并应邀参加中美科学家座谈会，作过中医学史若干学术报告。一次，有美方科学家坦率地表示：他对中国针灸曾有耳闻，但不知中医为何物。可见中医药学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界处于什么地位！中医学走向世界是如此之艰难，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与中医药学英文论文、论著过于稀少有关。西方学者学习中医、研究中医，用他们的知识、才干，调查、认证中医学，撰著出版西方文本的著作，其影响不可小觑。中国人向他们介绍中医，他们很可能要打个问号，但当西方学者研究中医有成，撰著、出版英文中医之论文、著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才会从怀疑转为相信。所以说蒋熙德的《孟河医学源流论》等，必将是中医走出国门为西方学术界关注所借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医学发展洪流滚滚，大浪淘沙，金粒或许会被冲走，虽然会有曲折，甚至有重峦叠嶂一时遮日，但中医学必将循着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继续前进。因为“21世纪是中医的世纪”一言不虚。

祝贺丁一谔教授主译的《孟河医学源流论》一书中文本出版。相信该书会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医药学界、医史学研究领域，得到不小的共鸣。

李经纬

时年八十七岁

2016年春节

胡序

一门学问，若想求其真，必须求其源。

蒋熙德（Volker Scheid），出生在德国，工作在英国，从事的却是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后、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结合医学中心研究员、英国卫生部研究员，他撰写的《孟河医学源流论》是迄今唯一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孟河医派的研究专著。这不得不使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位国外学者跨越国界、文化、语言的障碍，将中医流派的学问做得如此深入。

在中医学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扁鹊、张仲景、孙思邈等一大批著名医家。他们在学术上各领风骚、独树一帜，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源流。而中医学派又是中医发展中极为突出的医学现象，通常是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群体和派别。各派医家依据自己的实践提出的不同认识，实际是互相启发、相互补充与完善，使中医理论不断完善，临证经验不断丰富，最终形成了中医学“一脉多流”的学术文化特色，客观上推动了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可以说，中医学术发展史就是一部学术争鸣史。伤寒学派、温病学派、温补学派、滋阴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新安医派、吴门医派、孟河医派……历史上形成过多少中医学派无从统计，正如已故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所提出的“凡一学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的联系……但总而言之，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之绝不为过！”

中医流派的学术思想源于经典，融会古今，师古人意而不泥古人方，用古方长而化其偏颇处，对于传统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孟河医派作为江南代表性学术流派，在坚持中医为体的基础上，主张吸取当时最新医学知识，彰显了其海纳百川的学术精神。这就是孟河之所以能名医辈出，至今薪火相传、代代不熄的重要原因。我想，这也是蒋熙德先生情有独钟，从人文学家的研究思维和审美视角，以“学大医”如“烹小鲜”的参详态度，把十余年的时光投入沧桑历史的追寻中去。

翻开此书，仿佛看到作者明窗万卷，抉择陈言，一种敬畏油然而生。因为有了对前人的敬畏，我们的传统得以生存和发展，中医事业得以杏林春暖，橘井流芳。

因为有了对自然的敬畏，使得我们会去不断探索和追求科学的真谛，而且不会有停步、自满和自大。因为有了对身边人和事的敬畏，才会让自己谦虚起来，才能学会平等待人，尝试去理解，时时从别人好的或者坏的事情上学到经验和教训，成为自己成长的养料。

一个中医悟道者，就是要在不断学习前辈的过程中逐渐变得“优秀”起来。这里，我忽然想到了中医脏象理论，透过现象抓起内在的机缘。从这一思维出发，优秀也应该源于一种内在的或者说是一种心理的准备。追求优秀的过程，就是不断思考、反省、调整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变得成熟了，我们的心智在一种好的境界中稳定下来了。

书以记文，文以载道，道以育人。习近平主席要求对待中医药要“传承好、发扬好、利用好”。此书的出版过程正是体现了中医人的一片执著作之情。常州孟河医学传承学会的顾书华先生凭着对中医药传承工作的炙热情怀，花了很大心血购买了此书的中国版权。丁一谔先生作为孟河丁氏学派的嫡传，学通中西，理法方药尽得其要，并长期担任龙华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近年来潜心于孟河医学思想和辨证规律的整理研究，并不辞辛劳奔波于大洋两岸，致力于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凭借着 he 深度的实践体悟和丰富的国际教学经验，主动担当起此书的翻译工作，在与先生讨教中不仅体会到了他对孟河医学的崇敬之意，更有一份沉甸甸责任感和浓浓的中医情怀！上海中医药大学与孟河医学可谓有着深厚的渊源，孟河医家的杰出代表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培养出了程门雪、黄文东、张伯臾、陈耀堂等一大批开拓者，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市医师协会会长徐建光教授十分关心孟河医学和丁氏学派的传承工作，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有力的支持，学校有关部门也将其列为中医流派传承工作的重点支持项目。我想，正是大家的热忱汇聚成了一股不断创新发展中医药的洪流，这也是中医药生生不息的依靠所在！

最后，我想用这样的态度与所有执此书之同道互勉：唯有博极医源，知行合一，精勤不倦，才能做好至精至诚之事，成就大德大医之道。

以上权作为序，寄言中医同道。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胡鸿毅

2016年3月

译者序

蒋公熙德《孟河医学源流论》汉译之作，历数年而终得付梓，其间所经译作之难、考究之艰不足一而论，唯其与“孟河”一派之寻理求索，条分缕析，见解之独到，剖析之深邃，别见一功。

今观蒋公之作，其于医派源流之外，得见医者之社会、伦理之学，故而于吾等后进得思医之本真者再，不啻为良作也。

余诞于中医世家，生于斯，长于斯，幼年行玩于诊室、药肆之间，得睹家父诊医之形。儿时懵懂，见间有一二病者，往来就医，家父辄概免其诊金，诊毕则附送汤剂有叁，未解乃询家母。母曰：人食五谷，焉有不病？然贫者难矣，故父诊其病，而赠其药，以痊之也。乃悟。医者仁心，是以一观。及长，始知孙文所赠曾祖丁公甘仁“博施济众”匾之意邃也。故以吾观之，孟河一派，其神之核不在医术，而于医德，大德始有大医。今以蒋公之《孟河医学源流论》考之，然也。

岁近弱冠，父乃命余习西医之学，故入京师医科（今北京大学医学部）研习西医。初，不得其解。中医之学，素有二脉：一曰世医，一曰儒医。前者以世代之传得医之邃真；后者以学养之厚得医之别径。余乃三代名医之后，何故不令余从父研习中医之理？待年长，始知，此乃孟河医派光大之法也！道法博采，始得正见。今以蒋公之《孟河医学源流论》观之，孟河医派之费、马、巢、丁四家，相互交通，共研医理，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故而得以名冠吴中；后及余曾祖丁公甘仁，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以西医教学之途，创中医传承之径，“西法中用”，国医得以光大。因之，则有教无类，乃有后学程公门雪、黄公文东、秦公伯未、章公次公等国医大家，孟河医派得以泽被众生，丁氏学派广为福荫世人。

待及而立之年，余始从南京中医学院邹公云翔（系孟河费氏、丁氏传人）研习中医，后又随侍家父丁公济民于沪龙华医院抄方，得叔父丁公济南之点拨，渐得孟河医派之妙，尤其于丁氏内科一支，对曾祖之“轻、清、灵、廉”用药颇有心得。早岁所学西医之基，于余所观中医别有一径，故而方悟家父所见之长也。

余以己之亲历，诉孟河医派之渊源，释蒋公所书之妙，其的于俯仰医史之间，俯察当下之实，得思后进责任之大。今以蒋公《孟河医学源流论》思之，余以为中

医之本在于“中”，追本溯源于传统，重理中医演进之门径，重掌中医发展之管钥，当吾辈之任也！

蒋公者，德籍人也。其以一西方人士，观东方之学，可谓见者深，识者厚也！其历数秋，辗转于江南，遍访孟河医派传人之举，吾等得敬之；而其以西人之目，睹当下中医之陋，不可谓不切中要害，当得吾辈服之。蒋公，奇才也！

今蒋公《孟河医学源流论》（汉译本）得成，乃幸事也！其益吾侪思中医未来者再。

而其间得力于东华大学戴培兴教授，余之弟子陈沐之及内子之鼎力而助，在此一并致谢！

斯为序。

丁一谔

乙未年夏月

原序

在这本旷世之作的开始，蒋熙德教授提出了医学史上最基本、最大胆的问题：首先，什么是传统？在这个变化是永恒规律的世界里，我们为什么能看到稳定的医学结构？在医学是无组织的行业社会里，这些结构因何得以维持？传统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如何消亡的？指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本身就是一项很大的贡献。在医学这个领域里，人们非常热衷于编纂大人物的生平纪年表，大量的工作投入到编写一本又一本的医学书籍中来介绍医学界的创新，但是人们似乎从不追究那些激发作者去做那些事情的目的、设想、兴趣及偏好等。单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就非常值得关注。但是《孟河医学源流论》一书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书中几乎每一页都着力抓住实践中未曾探讨的问题，并给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些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我们起到指导作用。

蒋熙德教授像其他知名医生一样，先从中医的基本结构入手：单个的中医及其老师（通常是一个家族内部的人）一起组成家系，同一地方和行医风格接近的家系一起组成“流派”。流派不是中医学界唯一的模式，但是几百年来，中医学界的精英都默认采用这种模式，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可能有所差异。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尽管政府努力创建一种像西医那样的在组织机构上易于管理、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体系，但是这种旧有的模式却一直存续了下来。近来，中国想把这种新型的“传统中医”推向世界舞台，使其能适应世界各地的环境，也使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世界各地医生能较快地学会中医。

蒋熙德教授对流派的兴衰变迁做了深入的研究，答案也随之浮出水面。医学是一个知识与实践体系，也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线，创立身份的工具，积聚资本和扩大影响的策略”，医学流派不单是理论与方法的体系，也是动机各异的人们组成的关系网。“正是这些为维系流派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时代而作出调整的战略、战术，才使得一种传统真正得以存续下去。只要这些网络仍然完整无损，传统就能保持；一旦那些联系断裂，传统就要消亡。”这是一种新颖的方法，表现了思想、个人抱负及共同行动的一致性。

本书分析细致入微，鞭辟入里。此中的认识是依据对数百名18~21世纪的中

医人研究而得。这些中医生活在富裕的长江下游流域，或因家世或因学习等各种原因与江苏省武进孟河镇有某些关系。作为一名人类学家，蒋熙德教授深入很多中医的实际生活中去，与他们交往并向他们讨教，梳理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观和世界观，以及他们的职业策略。作为一名汉学造诣深厚的学者，他研究了这些中医及其先辈们还有其他作者撰写的有关著作。作为一名成绩卓著、经验丰富的医学工作者，他辨明了他们治疗方法之间的关系，追溯了几个世纪的历史，找到他们处方中组方遣药的出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理解中医医生们探索世界的可能性，他感同身受地重现了这些中医医生的梦想、抱负，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之处。

因此，蒋熙德教授能够看到，被支持者称作“孟河流派”的实质就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的学说与实践。他发现，独特的地方流派这一概念并非源于孟河本地，而是源于20世纪早期的上海，是自我宣传的一种非常成功的方式。作者指出，它的创始人丁甘仁出生在孟河，早年虽接受孟河中医的教育，但从未在那里行过医。身在孟河的名中医没有理由去构建“孟河中医”这样的说法，因为使他们名声远扬的是他们享有盛名的家世，而非孟河这个小镇。丁甘仁无论从血统或师徒关系等方面都缺乏这样的关联，于是进入沪上后，他就简单地以出生地介绍自己，而等到他功成名就、生活富裕之后，这一说法很快盛行开来。如今，孟河的中医名门望族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孟河流派却依然影响深远。

蒋熙德教授以敏锐、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2世纪至13世纪的金元四大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直到下一朝代才显现出来。他对古老的典籍提出了新的见解，为我们最终解释这一问题及类似的现象开拓了新的途径。

中医是世界医学的一部分，对它的研究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中医从业人员必须深入研究以往的典籍，才能使医术达到高深的水平。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这个过程加速了，现在有五六本相关研究的书籍已经列为优秀作品，而且越来越多的论文也逐渐变成一流的印刷品。蒋熙德教授所著并已出版的《近代中国中医研究》一书，研究中医的现状并展望其未来，即是其中之一。本书为另一本。它一定能激发更多的作品出现。

内森·席文

宾夕法尼亚大学

2007年1月4日

致 谢

我是在一篇博士论文中的脚注处第一次看到有关孟河的资料。这条注释中提到一位叫丁甘仁的中医。我知道他是程门雪和秦伯未的老师。我在北京学习中医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即出自他的门下。当我得知这种中医传承可能与一种更古老的传统有些联系时，我感到非常兴奋，于是萌生了一种想法，想按照中医家族流派来对中医史追根溯源。其他的一切都由此开始。我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在适当的时间遇到我想见的人。这些巧遇发生的几率小之又小，所以每想到这些时，我只能用缘分来解释，这种亲切的关系就好像冥冥之中早已经注定，有的人称之为“天意”或“命”。他们都会热情地帮助我、支持我并总是鼓励我，我觉得我这一生都无法报答他们。在这里我向所有的人——大致按照我遇到他们的时间顺序罗列——表示感谢。

我最初是在一篇论文中发现孟河中医的痕迹，论文的作者是布赖迪·安德鲁斯。她指导我填写补助金申请单，使我得到了卫康信托基金会的资助。她还把我推荐给她的博士生导师克利斯托弗·卡伦教授。她如同一位助产士，没有她就不可能有此书的诞生。卡伦教授当时在英国伦敦的亚非洲研究学院工作。他欣然同意担当我申请的保证人，后来在我长达三年的研究工作中——先在中国后在伦敦，他一直支持我。我希望以此书来报答他对我的信任。

我是1999年6月于北京中医学院开始实际的研究工作。在那里，我与很多人促膝长谈，其中吴伯平教授为我提供了第一张孟河流派的示意图。后来，全书初稿完成后，他不辞辛苦对手稿作评注，并把其中的一些内容翻译成中文，让其他学者作评。他的中医修养十分深厚，我无论什么时候需要，他都能作出十分满意的答复，他是一位真正的良师。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中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裘剑女士和高级图书管理员杨康薇女士。

我早期在北京做实地调查时所拜的老师史载祥教授为我安排了食宿，并最先介绍我认识了两位重要人物。第一次，他介绍我认识他的老师朱良春教授。朱教授系南通人士，是孟河马家弟子。他很友好地接受了我两度采访，使我对民国时期和现代中国的中医情况有了较好的了解。第二次，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上海中医药大学的

校长严世芸教授。我在上海的实地调研持续了18个月，他的学校一直对我开放。在此期间，大学各个系部都给予了我热忱的帮助。我尤其要感谢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给予的帮助，其中有马如仁女士、邓丽娟女士和汪容根先生。他们为我找来所有需要的书籍或手稿。中医博物馆的高毓秋女士同样也慷慨大方地支持我。她不知疲倦地帮助我，我都想不出更美的词来赞美。高女士又介绍我认识沈仲理教授。沈教授向我讲述了他20世纪60年代中医实践中积累的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还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及20世纪30年代至今上海的中医发展情况。他实在是一位难得的老师。

1999年12月，我遇见了中医泰斗丁甘仁的曾孙丁一涛教授。他过几天就要离开上海前往德国一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丁教授放下手中其他的事务，带我快速游览孟河。他向我讲述了家族中许多中医的人生经历，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叔父丁济南的内侄，由此我建立起了与丁家中医的私人关系。如果没有这些，我的书籍内容一定会贫乏得多。从那之后，他对我的研究一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成为我灵感的宝贵源泉。丁教授仔细阅读了我书稿的几个版本，订正其中的错误，并对我的分析提出质疑，尽管我的有些结论与他的相背，但他从未加以干预。他记不清的丁家轶事由其堂兄作了补充。他们真是再好不过的向导了。

通过丁教授，我得以结识了其他很多中医。他们慷慨地挤出时间支持我的研究，其中有孟河的曹志群医生、常州的巢伯舫医生、常熟的余信医生和上海的席德治医生、胡建华教授。我还要特别感谢阮望春教授，他多次安排我参观武进、常州和常熟，还参加了很多次难忘的午宴和晚宴。此外，他还安排我结识了上海很多其他的中医。余信医生把私家收藏馆为我打开，在那里我得以读到孟河中医的很多资料。这些资料在其他地方是无法获得的。我希望更多的读者能看到这些信息，借此报答我欠他的人情。

和上海的这些人接触后，我可以查到另外两家孟河中医世家的中医们，以及其他对孟河和丁家中医传统较了解的中医。我去过合肥两次，见到费季翔教授及其夫人。他们热情好客、慷慨大方，让我深受感动。在他们家中，我了解了费家中医的情况，也知道了做一名“儒医”的意义。在南京，我和马寿南医生及丁光迪教授交谈过，还有丹阳的彭怀仁教授以及上海的丁学屏教授、张云鹏教授和赵章忠教授。我非常感谢他们能为我挤出时间接受采访，也感谢他们的鼓励。

在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们的集体努力下，我才得以把研究记录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一本可读的书籍。朱迪斯·法夸尔、詹姆斯·弗劳尔、安德烈亚斯·卡尔格、泰德·卡普查克、尼克·兰帕特、汤姆斯·奎尔、金·泰勒、王钧、特琳娜·沃德、吴以利等阅读了各章节、每一稿，并作出评注。维利亚·沃特曼编辑了我的第一稿，并把我写的长句修改成可读性更强的文字。我知道她的生活十分繁